

庄子



《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一，属于道家学派的重要著作。其作者是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庄子是继老子之后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后世常将老子与庄子...称为“老庄”。### 《庄子》的主要内容 《庄子》一书现存33篇，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 **内篇**（7篇）：通常认为是庄子本人所著，集中体现了其核心思想，如《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 **外篇**（15

庄周

目 录

- 1 目录
- 2 逍遥游
- 3 齐物论
- 4 养生主
- 5 人间世
- 6 德充符
- 7 大宗师
- 8 应帝王
- 9 骈拇
- 10 马蹄
- 11 胠篋
- 12 在宥
- 13 天地
- 14 天道
- 15 天运
- 16 刻意
- 17 缮性
- 18 秋水
- 19 至乐
- 20 达生
- 21 山木
- 22 田子方
- 23 知北游
- 24 庚桑楚
- 25 徐无鬼
- 26 则阳
- 27 外物
- 28 寓言
- 29 让王
- 30 盗跖
- 31 说剑
- 32 渔父
- 33 列御寇
- 34 天下

目录

1. 逍遥游
2. 齐物论
3. 养生主
4. 人间世
5. 德充符
6. 大宗师
7. 应帝王
8. 骈拇
9. 马蹄
10. 胠篋
11. 在宥
12. 天地
13. 天道
14. 天运
15. 刻意
16. 缮性
17. 秋水
18. 至乐
19. 达生
20. 山木
21. 田子方
22. 知北游
23. 庚桑楚
24. 徐无鬼
25. 则阳
26. 外物
27. 寓言
28. 让王
29. 盗跖
30. 说剑
31. 渔父
32. 列御寇
33. 天下

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可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鷦鷯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

不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宋人资章甫而适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培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泝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之曰：‘我世世为泝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泝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解释

北冥有一种鱼，名叫鲲。鲲的巨大，不知道有几千里。它变化为鸟，名叫鹏。鹏的背，不知道有几千里。当它振翅高飞时，翅膀就像垂在天边的云。这只鸟，当海风起时，就会迁徙到南冥。南冥是天池。

《齐谐》是一本记载怪异事物的书。书中说：“鹏迁徙到南冥时，翅膀拍击水面激起三千里浪花，乘着旋风飞上九万里高空，飞行六个月才休息。”野马般的尘埃，生物的气息相互吹拂，天空的苍茫，是它本来的颜色吗？还是因为遥远而看不到尽头？从天空往下看，也不过如此。

如果水积得不深，就无法承载大船。倒一杯水在低洼处，只能浮起小草，放上杯子就会搁浅，因为水太浅而船太大。风积得不厚，就无法托起巨大的翅膀。所以鹏飞九万里，风就在它下面，然后才能乘风而行；背负青天而无所阻碍，才能向南飞。

蝉和小鸟嘲笑鹏说：“我们一跃而起，飞到榆树和枋树上，有时飞不到，就落在地上，何必飞九万里到南冥去呢？”去近郊的人，带三餐食物，回来时肚子还饱；去百里外的人，要准备一宿的粮食；去千里外的人，要准备三个月的粮食。蝉和小鸟又怎么知道这些呢？

小智慧比不上大智慧，短命比不上长寿。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朝菌不知道一天的变化，蟪蛄不知道四季的更替，这是短命。楚国的南边有一种冥灵树，以五百年为一个春天，五百年为一个秋天；上古有一种大椿树，以八千年为一个春天，八千年为一个秋天，这是长寿。而彭祖以长寿闻名，众人想和他相比，岂不是可悲吗？

汤问棘的话也是如此：极北的地方有冥海，是天池。那里有一种鱼，宽几千里，没人知道它有多长，名叫鯀。有一种鸟，名叫鹏，背像泰山，翅膀像垂在天边的云，乘着旋风飞上九万里高空，穿过云层，背负青天，然后向南飞，去往南冥。

小雀嘲笑鹏说：“它要去哪里呢？我跳起来，不过几丈高就落下，在草丛中飞翔，这也是飞的极致了，它要去哪里呢？”这就是小和大的区别。

所以那些才智足以胜任一官之职，行为足以治理一乡，品德足以取信于一君，能力足以统治一国的人，他们看自己，也不过如此。而宋荣子却嘲笑他们。即使全世界都称赞他，他也不会更加努力；全世界都批评他，他也不会沮丧。他能分清内外的界限，辨别荣辱的分别，这就够了。他对世间的名利并不热衷。尽管如此，他还有未达到的境界。

列子乘风而行，轻飘飘的，十五天后才回来。他对追求幸福并不热衷。这虽然免于行走，但还是要依赖风。

如果能顺应天地的正道，驾驭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的宇宙，那还有什么需要依赖的呢？所以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说：“日月出来了，火把还不熄灭，它的光和日月相比，不是很难吗？及时雨降下了，还要灌溉，它对大地的滋润，不是多余吗？你立为天子，天下已经治理好了，我还占着这个位置，我自愧不如。请让我把天下交给你。”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治理好了，我还要代替你，我是为了名声吗？名声是实际的附属，我要做附属吗？鸛鷦在深林筑巢，不过占一枝；偃鼠在河边喝水，不过喝饱肚子。你回去吧，天下对我没有用处！厨师即使不做饭，祭祀的人也不会越过祭器去代替他。”

肩吾问连叔：“我听接舆的话，宏大而不切实际，说出去收不回来。我惊骇于他的话，像天河一样无边无际，与常理相差甚远，不近人情。”连叔问：“他说了什么？”肩吾说：“他说‘在遥远的姑射山上，住着一位神人。他的肌肤像冰雪，体态像少女；不吃五谷，吸风饮露；乘着云气，驾驭飞龙，遨游于四海之外；他的精神凝聚，能使万物不受灾害，五谷丰登。’我认为他狂妄，所以不信。”连叔说：“是的，瞎子无法欣赏色彩的美，聋子无法欣赏音乐的美。难道只有身体有聋盲吗？心智也有聋盲。这些话，就是针对你这样的人说的。这位神人，他的品德，将包容万物为一体，世人追求混乱，他怎么会劳神费力去治理天下呢！这样的人，外物无法伤害他，洪水滔天也不会淹死他，大旱使金石融化、土山焦枯也不会热到他。他的尘垢秕糠，也能造就尧舜那样的人，他怎么会把外物当回事呢！”

宋国人带着礼帽到越国去卖，越国人剪发纹身，根本用不着。

尧治理天下百姓，平定海内政事。他去见住在姑射山上的四位贤人，在汾水北岸，恍然忘记了自己拥有天下。

惠子对庄子说：“魏王送给我大葫芦的种子，我种下后结出能装五石水的葫芦。用它装水，它不够坚固，无法承受。剖开做瓢，又太大无处可放。它并不是不巨大，但我因为它无用而打碎了它。”庄子说：“你实在不善于利用大的东西。宋国有人擅长制作防冻手的药，世代代以漂洗丝絮为业。有个客人听说后，出百金买他的药方。他召集族人商量说：‘我们世代代漂洗丝絮，所得不过几金。现在一下子就能卖百金，就卖给他吧。’客人得到药方，去游说吴王。越国来犯，吴王派他带兵。冬天，与越国水战，大败越军，吴王封地给他。同样的防冻手药，有人因此封侯，有人却只能漂洗丝絮，这是因为用途不同。现在你有五石大的葫芦，为什么不考虑用它做船，浮游于江湖，却担心它太大无处可放？这说明你的心还是被蓬草塞住了！”

惠子对庄子说：“我有棵大树，人们叫它樗树。它的树干臃肿不合绳墨，树枝弯曲不合规矩。长在路边，木匠看都不看。现在你的话，宏大而无用，大家都抛弃它。”庄子说：“你没见过野猫和黄鼠狼吗？它们低身伏地，等待猎物；东跳西窜，不避高低；结果中了机关，死在网里。再看那牦牛，它大得像垂在天边的云，能做大事，却不能抓老鼠。现在你有棵大树，担心它无用，为什么不把它种在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悠闲地在它旁边徘徊，逍遥地在它下面躺卧。它不会被斧头砍伐，外物无法伤害它，没有用处，又怎么会困苦呢！”

齐物论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苍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不闻天籁夫！”

子游曰：“敢问其方。”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簌簌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謏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为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大知闲闲，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纍纍。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绒，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愁，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敲击，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譎怪，道通为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

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芋，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果且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三者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终身无成。若是而可谓成乎，虽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谓成乎，物与我无成也。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

夫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曰：“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赚，大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

故昔者尧问于舜曰：“吾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皯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啮缺曰：“子不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吾闻诸夫子：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

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为奚若？”

长梧子曰：“是黄帝之所听荧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鸇炙。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奚旁日月，挟宇宙，为其脇合，置其滑湑，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芑，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

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匡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蘧生乎？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黷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蝮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解释

南郭子綦靠着几案坐着，仰头向天，缓缓吐气，神情仿佛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颜成子游站在他面前，问道：“这是什么情况？身体可以像枯木一样静止，心灵可以像死灰一样沉寂吗？今天靠几案而坐的你，和从前靠几案而坐的你，似乎不是同一个人了。”子綦回答说：“偃，你问得很好！今天我达到了‘吾丧我’的境界，你明白吗？你听过人籁，但没听过地籁；你听过地籁，但没听过天籁吧！”

子游问：“请问它们的区别。”子綦说：“大地吐出的气息，叫做风。这风不吹则已，一吹起来，万物都发出怒吼的声音。你没听过那呼啸的风声吗？山林的陡峭处，大树的孔穴，有的像鼻子，有的像嘴巴，有的像耳朵，有的像横木，有的像圆圈，有的像臼，有的像洼地，有的像水坑。风经过时，发出激荡、呼啸、叱咤、吸气、叫喊、咆哮、低吟、咬啮的声音。前面的风在唱，后面的风在应和，微风则小和，狂风则大和，暴风过后，所有的孔穴都归于寂静。你没看到风吹过，树枝摇摆的样子吗？”

子游说：“地籁就是万物的孔穴发出的声音，人籁就是竹管乐器发出的声音，请问天籁是什么？”
子綦说：“天籁是万物自发的声音，每种声音都是它们自己发出的。它们自己决定发出什么声音，谁在驱使它们呢？”

有大智慧的人心胸宽广，小聪明的人斤斤计较。大言如同烈火，小言如同碎语。人睡觉时，精神与外界相交；醒来时，身体与外界接触。每天与人交往，内心争斗不休。有的人心思缜密，有的人心机深沉，有的人心计密布。小的恐惧让人惴惴不安，大的恐惧让人心神不宁。他们的言辞像箭一样锋利，专门用来判断是非；他们的沉默像咒语一样坚定，专门用来守护胜利；他们的心像秋冬一样冷酷，日渐消沉；他们沉迷于自己的行为，无法回头；他们的心灵像被封闭一样，日渐衰老；接近死亡的心灵，无法恢复生机。喜怒哀乐，忧虑叹息，变化无常，轻浮放纵，这些都是心灵的表现。快乐像从虚空中产生，情绪像蒸腾的雾气。日日夜夜，这些情绪交替出现，却不知道它们的根源。算了吧，算了吧！一旦明白了这些，就能找到生命的源头了。

没有外界，就没有我；没有我，外界也无法被感知。这两者很接近，但不知道是谁在驱使它们。如果有一个真正的主宰，却找不到它的踪迹。它确实存在，却看不到它的形状，它有情感却没有形体。人的百骸、九窍、六脏，都是它的组成部分，我和谁最亲近呢？你都喜欢它们吗？还是有偏爱呢？它们都是臣妾吗？臣妾之间无法互相治理吗？它们轮流做君臣吗？难道有一个真正的君主存在吗？无论是否找到它的真相，都不会影响它的本质。一旦形成了形体，就等待着消亡。与外物相互摩擦，生命像奔驰的马车一样无法停止，这不是很可悲吗？终身忙碌却看不到成功，疲惫不堪却不知道归宿，这不是很悲哀吗？人们说他不死，又有什么意义呢？他的形体在变化，心灵也随之变化，这不是最大的悲哀吗？人生本来就是如此迷茫吗？还是只有我迷茫，而别人并不迷茫呢？

如果以自己的成见为标准，谁没有标准呢？何必一定要知道变化的人才标准呢？愚昧的人也有标准！如果心中没有成见而有是非，就像今天去越国，昨天就已经到了一样荒谬。这是把无当作有。把无当作有，即使是神禹也无法理解，我又能怎么办呢？

语言不是吹风，说话的人有话说。他们说的话并不确定。真的有话吗？还是从来没有话呢？他们以为自己的话不同于鸟叫，真的有区别吗？还是没有区别呢？道为什么被隐藏而有真伪？言为什么被隐藏而有是非？道为什么消失而不存在？言为什么存在而不可行？道被小成就所隐藏，言被华丽的辞藻所掩盖。所以有儒墨的是非之争，各自肯定对方所否定的，否定对方所肯定的。要想肯定对方所否定的，否定对方所肯定的，不如用明辨的态度。

万物没有不是彼的，万物没有不是此的。从彼的角度看，看不到此；从此的角度看，知道此。所以说：彼出于此，此也因彼。彼此是同时产生的。虽然如此，生与死同时存在，死与生同时存在；可与否同时存在，不可与可同时存在；是与非同时存在，非与是同时存在。所以圣人不是从是非的角度看问题，而是照之于天，也就是顺应自然。此也是彼，彼也是此。彼有是非，此也有是非，真的有彼此之分吗？还是没有彼此之分呢？彼此无法找到对立面，这就是道的枢纽。枢纽处于环的中心，可以应对无穷的变化。是的变化无穷，非的变化也无穷。所以说：不如用明辨的态度。

用指头比喻指头不是指头，不如用非指头比喻指头不是指头；用马比喻马不是马，不如用非马比喻马不是马。天地就是一个指头，万物就是一匹马。

可以就是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道通过实践而成，物通过命名而存在。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它是这样。为什么不是这样？因为它不是这样。物本来就有它存在的理由，物本来就有它被认可的理由。没有物不是这样，没有物不可以。所以，草茎和柱子，丑女和美女，奇形怪状，道通为一。

分解就是生成，生成就是毁灭。万物没有生成与毁灭，最终通为一体。只有通达的人知道万物通为一体，因此不执着于某一方面，而是寄托于平常。平常就是有用，有用就是通达，通达就是得道，得道就是接近道了。顺应自然就是道。顺应自然却不知道它的原因，这就是道。费尽心思追求统一却不知道万物本来就是相同的，这就是“朝三”。什么是“朝三”？养猴的人给猴子分橡子，说：“早上三颗，晚上四颗。”猴子们都生气了。他说：“那就早上四颗，晚上三颗。”猴子们都高兴了。名实没有改变，但猴子的喜怒却因此改变，这也是顺应自然。所以圣人调和是非，安于自然的平衡，这就是“两行”。

古代的人，他们的智慧达到了极致。达到了什么程度？有人认为世界最初没有物，这就是极致，无法再超越了！其次认为有物，但没有界限。再其次认为有界限，但没有是非。是非的出现，是道亏损的原因。道亏损了，偏爱就产生了。真的有成与亏吗？还是没有成与亏呢？有成与亏，所以昭文弹琴；没有成与亏，所以昭文不弹琴。昭文弹琴，师旷击鼓，惠子倚靠梧桐树，这三人的智慧几乎达到了极致！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所以流传到后世。正因为他们的喜好，才与别人不同，他们的喜好，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们表明的不是别人所明白的，所以最终陷入了“坚白”的迷惑。而他们的子孙又继续用文辞来迷惑，终身没有成就。如果这样也算成就，那么我也算有成就了；如果这样不算成就，那么万物和我都没有成就。所以，闪烁不定的光芒，是圣人追求的。不执着于某一方面，而是寄托于平常，这就是“以明”。

现在这里有一些话，不知道它们是否与这些道理相同？还是不同？相同与不同，都是同类，那么与那些道理就没有区别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试着说说：有开始，有没有开始的开始，有没有开始的开始的开始；有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有没有没有有。突然有了有和无，却不知道有和无到底哪个是真正的有，哪个是真正的无。现在我已经说了有，却不知道我所说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天下没有比秋毫的末端更大的东西，而泰山却是小的；没有比夭折的婴儿更长寿的，而彭祖却是短命的。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为一。既然已经为一了，还能有言语吗？既然已经说了一了，还能没有言语吗？一与言语成为二，二与一成为三。从此往后，再聪明的历法家也无法计算清楚，何况普通人呢！所以从无到有，已经到三了，何况从有到有呢！不要再往前了，顺应自然吧！

道从来没有界限，言语从来没有定论，因此才有了分歧。让我说说这些分歧：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这就是八种德性。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

议；春秋经世先王的志业，圣人议而不辩。

所以，有分别，就有不分别；有辩论，就有不辩论。有人说：“为什么？”圣人包容一切，众人辩论以显示自己。所以说：辩论的人，有看不到的地方。大道不可称述，大辩不可言说，大仁不显仁慈，大廉不显谦逊，大勇不显凶狠。道过于明显就不是道，言过于辩说就达不到，仁过于常显就不成仁，廉过于清廉就不真实，勇过于凶狠就不成勇。这五者圆融，几乎接近方了！所以知道止于所不知的，就是极致了。谁知道不言之辩，不道之道？如果有能知道的，这就是天府。注进去不满，舀出来不竭，却不知道它的来源，这就是葆光。

从前尧问舜：“我想讨伐宗脍、胥、敖，但心里总是不安。这是什么原因呢？”舜说：“这三个人，就像生活在蓬草艾草之间一样。你心里不安，为什么呢！从前十个太阳同时升起，万物都被照耀，何况德行之光比太阳更明亮呢！”

啮缺问王倪：“你知道万物有共同的标准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呢！”“你知道你所不知道的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呢！”“那么万物没有知识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呢！尽管如此，我还是试着说说：你怎么知道我所说的知道不是不知道呢？你怎么知道我所说的不知道不是知道呢？我再问你：人睡在潮湿的地方会腰痛甚至偏瘫，泥鳅会这样吗？人住在树上会害怕发抖，猿猴会这样吗？这三者谁知道真正舒适的住处呢？人吃牲畜的肉，麋鹿吃草，蜈蚣吃蛇，猫头鹰和乌鸦吃老鼠，这四者谁知道真正的美味呢？猿猴与獾狽交配，麋与鹿交配，泥鳅与鱼交游。毛嫱和丽姬，人们认为她们美丽；鱼见了她们会潜入水底，鸟见了她们会高飞，麋鹿见了她们会逃跑，这四者谁知道真正的美色呢？在我看来，仁义的端倪，是非的途径，纷乱混杂，我怎么知道它们的区别呢！”啮缺说：“你不关心利害，那么至人也不关心利害吗？”王倪说：“至人神奇啊！大泽燃烧也不会感到热，黄河结冰也不会感到冷，雷霆劈山、狂风震海也不会感到惊恐。这样的人，乘着云气，骑着日月，遨游于四海之外，生死对他来说没有变化，何况利害呢！”

瞿鹊子问长梧子：“我听夫子说：圣人不从事世俗的事务，不追求利益，不逃避危害，不喜求，不依循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遨游于尘世之外。夫子认为这是轻率的话，而我却认为是妙道的体现。您认为呢？”

长梧子说：“这是黄帝都感到困惑的话，孔子又怎么能理解呢！而且你也太早下结论了，看到鸡蛋就想要报晓的鸡，看到弹弓就想要烤熟的鸚鸟。我试着给你随便说说，你随便听听。为什么不在日月之间，挟持宇宙，与万物融为一体，把混乱置于一旁，以低贱为尊贵呢？众人忙碌，圣人愚钝，参悟万年而成就纯一。万物都是这样，因此互相包容。我怎么知道喜欢生命不是迷惑呢！我怎么知道厌恶死亡不是像幼年迷失而不知归途的人呢！”

丽姬是艾封人的女儿，晋国刚得到她时，她哭得泪湿衣襟。等她到了晋王的宫殿，与晋王同床共枕，吃美味的食物，就后悔当初的哭泣了。我怎么知道死者不后悔当初追求生命呢？梦见饮酒的人，早上醒来哭泣；梦见哭泣的人，早上醒来打猎。在梦中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梦中还在占卜梦境，醒来后才知道是梦。而且有大觉之后才知道这是一场大梦，而愚昧的人自以为清醒，自

以为知道。“君啊！牧啊！”真是固执啊！孔子和你们都在做梦，我说你们做梦也是在梦中。这样的话，叫做吊诡。万世之后遇到一个大圣能理解它的人，就像早晚遇到一样。

如果我和你辩论，你胜了我，我没有胜你，你真的是对的吗？我真的是错的吗？我胜了你，你没有胜我，我真的是对的吗？你真的是错的吗？我们中有一方是对的，还是有一方是错的？或者我们都是对的，或者我们都是错的？我和你都无法知道。那么人们本来就处于蒙昧之中，我让谁来评判呢？让和你一样的人来评判，既然和你一样，怎么能评判呢？让和我一样的人来评判，既然和我一样，怎么能评判呢？让和我们都不一样的人来评判，既然和我们都不一样，怎么能评判呢？让和我们一样的人来评判，既然和我们一样，怎么能评判呢？那么我、你和别人都无法知道，只能等待别人来评判吗？”

辩论的声音相互依赖，就像它们不依赖一样。用自然的分际来调和，顺应变化，这就是度过一生的方式。“什么是用自然的分际来调和？”就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如果真的是是，那么是与不是的区别也就没有辩论的必要了；如果真的是不是，那么不是与是区别也就没有辩论的必要了。忘记时间，忘记是非，遨游于无边的境界，所以寄托于无边的境界。

罔两问影子：“刚才你走，现在你停；刚才你坐，现在你起。你怎么这么没有主见呢？”影子说：“我是因为有所依赖才这样的吗？我所依赖的又是因为有所依赖才这样的吗？我依赖的是蛇腹上的鳞片还是蝉的翅膀呢？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不会这样？”

从前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翩翩起舞，感到非常快乐，忘记了自己是庄周。忽然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周。不知道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庄周。庄周与蝴蝶必定有区别，这就是物化。

这段文字通过南郭子綦与颜成子游的对话，探讨了“吾丧我”的境界，即超越自我、与万物合一的状态。文中通过地籁、人籁、天籁的比喻，说明了万物自发的声音，强调了自然的本真状态。随后，文章进一步讨论了是非、彼此、生死等哲学问题，提出了“道通为一”的观点，认为万物本质上是一体的，是非、彼此的区别只是人为的划分。最后，通过庄周梦蝶的故事，表达了物我合一、生死无别的思想，强调了万物变化无常、本质同一的哲学理念。

养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盍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而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

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解释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危险的！既然已经这样了，还要继续追求知识，那就更危险了！做善事不要为了追求名声，做恶事不要触犯法律，顺应自然规律，保持中道，这样可以保全自身，可以完整地度过一生，可以供养亲人，可以尽享天年。

庖丁为文惠君宰牛，他的手所接触的地方，肩膀所依靠的地方，脚所踩的地方，膝盖所顶的地方，动作轻快自如，刀锋所至，发出清脆的声音，完全符合音乐的节奏。他的动作就像《桑林》舞蹈一样优美，刀法就像《经首》乐章一样和谐。

文惠君赞叹道：“真是太好了！你的技艺怎么会达到这种境界呢？”庖丁放下刀，回答说：“我所追求的是道，已经超越了技艺。刚开始宰牛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整头牛；三年之后，我就不再看到整头牛了；现在，我用心灵去感受，而不是用眼睛去看，感官停止运作，而精神自由行动。我顺着牛的自然结构，劈开筋骨的间隙，沿着骨节的空隙下刀，完全依照牛本来的结构。我的刀从

未碰到过筋骨的纠结，更不用说大骨头了！好的厨师每年换一次刀，因为他们是用刀割肉；普通的厨师每月换一次刀，因为他们是用刀砍骨头；而我的刀已经用了十九年，宰了数千头牛，但刀刃仍然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锋利。牛的骨节之间有空隙，而刀刃几乎没有厚度，用没有厚度的刀刃切入有空隙的骨节，刀刃游刃有余。所以，我的刀用了十九年，仍然像新的一样。虽然如此，每当我遇到筋骨纠结的地方，我就会特别小心，动作放慢，刀锋微动，牛就轻松地被分解了，就像泥土散落在地上一样。我提着刀站起来，环顾四周，感到非常满足，然后擦干净刀，收起来。”文惠君说：“太好了！我听了庖丁的话，领悟到了养生的道理。”

公文轩看到右师，惊讶地问：“这是什么人？为什么只有一条腿？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右师回答说：“是天生的，不是人为的。上天让我生来就是这样，人的外貌是上天赋予的。所以我知道这是天意，不是人为的。”

泽雉走十步才啄一次食，走百步才喝一次水，它并不希望被关在笼子里。即使精神旺盛，被关在笼子里也不会感到快乐。

老聃去世后，秦失去吊唁他，哭了几声就出来了。弟子问：“你不是老聃的朋友吗？”秦失回答说：“是的。”“那你这样吊唁他合适吗？”秦失说：“是的。起初我以为他是个人，但现在我知道他不是了。刚才我进去吊唁时，有老人哭他，就像哭自己的儿子；有年轻人哭他，就像哭自己的母亲。他们之所以这样，必定是因为他们不想说却说了，不想哭却哭了。这是违背天性和人情的，忘记了他们所承受的，古人称之为‘遁天之刑’。老聃的出生是顺应时势，他的去世也是顺应自然。安于时势，顺应自然，哀乐就不会影响到他，古人称之为‘帝之县解’。”

柴薪会烧尽，但火种会一直传递下去，永远不会熄灭。

人间世

颜回见仲尼，请行。曰：“奚之？”曰：“将之卫。”曰：“奚为焉？”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

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

且德厚信矜，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灾人。灾人者，人必反灾之。若殆为人灾夫。

且苟为人悦贤而恶不肖，恶用而求有以异？若唯无诏，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顺始无穷，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

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 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虽然，若必有以也，尝以语我来。”

颜回曰：“端而虚，勉而一，则可乎？”曰：“恶！恶可！夫以阳为充孔扬，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违，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与其心，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将执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讵可乎！”

“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而独以己言薪乎而人善之，薪乎而人 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其言虽教，谄之实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虽直而不病，是之谓与古为徒。若是则可乎？”仲尼曰：“恶！恶可！大多政法而不谋。虽固，亦无罪。虽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

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仲尼曰：“斋，吾将语若。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 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

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 谓虚乎？”夫子曰：“尽矣！吾语若：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绝迹易，无行地难。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阒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也，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泰至则多奇乐。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兽死不择音，气息勃然于是并生心厉。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此其难者？”

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

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积伐而美者以犯之，几矣！”

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

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适有蚊虻仆缘，而拊之不时，则缺衔毁首碎胸。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槨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瞤，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匠石归，栎社见梦曰：“女将恶乎比予哉？若将比予于文木邪？夫楂梨橘柚果蓏之属，实熟则

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匠石觉而诊其梦。弟子曰：“趣取无用，则为社何邪？”曰：“密！若无言！彼亦直寄焉！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不为社者，且几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而以义喻之，不亦远乎！”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藉。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异材夫！”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槨；舐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禅傍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

支离疏者，颐隐于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癩，足以糊口；鼓荚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锺与十束薪。夫支离者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

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郤曲，无伤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解释

颜回去见孔子，向他辞行。孔子问：“你要去哪里？”颜回说：“我打算去卫国。”孔子又问：“去做什么？”颜回说：“我听说卫国的国君年轻气盛，行为独断专行，轻率地治理国家，却看不到自己的过错。他轻易地让百姓送死，死的人多得像泽中的草芥，百姓已经无路可走了！我曾听老师您说过：‘治理得好的国家可以离开，混乱的国家应该去帮助。就像医生的门前总是有很多病人。’我想用我所学的道理去思考如何帮助卫国，或许能让这个国家有所好转！”

孔子说：“唉！你去了恐怕会遭受刑罚啊！‘道’是不能混杂的，混杂了就会产生纷乱，纷乱就会带来忧虑，忧虑就无法挽救了。古代的圣人，都是先修养好自己，再去帮助别人。如果自己都还没有安定，哪有时间去管暴君的行为呢？而且，你知道道德为什么会败坏，智慧为什么会显露吗？道德败坏是因为追求名声，智慧显露是因为争斗。名声是相互倾轧的工具，智慧是争斗的武器。这两者都是凶器，不能用来完善自己的行为。”

“况且，即使你德行深厚、诚信坚定，也未必能打动别人；即使你不争名夺利，也未必能赢得人心。如果你强行用仁义的标准去规劝暴君，等于是用别人的恶来彰显自己的善，这叫做‘灾人’。‘灾人’的人，别人一定会反过来害你。你恐怕会因此招来灾祸。

“而且，如果卫君喜欢贤人而厌恶不肖之人，那他还需要你去做什么特别的事呢？如果你不去进谏，那些王公大臣们一定会利用你的言辞来争斗，你的眼睛会被迷惑，脸色会变得平和，口里会说迎合的话，容貌会表现出顺从，心里也会认同他们的做法。这就像用火去救火，用水去救水，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如果你一开始就顺从，那就没完没了了。如果你不能用真诚的言辞打动他，一定会死在暴君面前！”

“从前，夏桀杀了关龙逢，商纣杀了王子比干，他们都是因为修养自身，以谦卑的态度抚慰百姓，结果触怒了君主，君主因此杀害了他们。这都是因为他们追求名声。

“从前，尧攻打丛枝、胥、敖，禹攻打有扈。这些国家变成了废墟，百姓遭受了杀戮。他们用兵不止，追求实利，这都是为了名声和实利。你难道没听说过吗？名声和实利，连圣人都难以摆脱，何况是你呢！不过，你既然有决心，那就说说你的想法吧。”

颜回说：“我态度端正而内心谦虚，努力专一，这样可以吗？”孔子说：“不行！不行！你外表表现得太过张扬，内心却不定，普通人尚且不能违背，何况是暴君呢？你这样只会迎合他的感受，以求得到他的欢心，这叫做‘日渐之德’，连小德都算不上，何况是大德呢！你会固执而不化，外表顺从，内心却不认同，这怎么能行呢？”

颜回又说：“那我内心正直，外表顺从，用古人的道理来比较。内心正直，就是与天为伍。与天为伍的人，知道天子和我都是天的儿子，何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我的话呢？如果这样，别人会叫我‘童子’，这就是与天为伍。外表顺从，就是与人为伍。行礼跪拜，这是臣子的礼节。别人都这么做，我怎么能不做呢？做别人都做的事，别人也不会挑剔，这就是与人为伍。用古人的道理来比较，就是与古为伍。我的话虽然是教诲，但实际上是古人的话，不是我自己的。如果这样，即使直率也不会招来非议，这就是与古为伍。这样可以吗？”孔子说：“不行！不行！你这样做虽然不会招来罪过，但也只是如此而已，怎么能感化别人呢？你还是在固执己见。”

颜回说：“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请问老师有什么方法？”孔子说：“你先斋戒，我再告诉你。有心去做，哪有那么容易？容易的事，连天都不会认可。”颜回说：“我家贫，已经几个月不喝酒、不吃荤了，这样可以算是斋戒吗？”孔子说：“这是祭祀的斋戒，不是‘心斋’。”

颜回问：“请问什么是‘心斋’？”孔子说：“你要心志专一，不要用耳朵去听，要用心去听；不要用心去听，要用气去听。耳朵只能听到声音，心只能感受到外界的符应。气是虚空而能容纳万物的。只有‘道’才能聚集在虚空中。虚空就是‘心斋’。”

颜回说：“我还没有得到‘心斋’时，确实觉得有‘我’存在；得到‘心斋’后，就觉得没有‘我’了，这可以算是虚空吗？”孔子说：“完全正确！我告诉你：如果你能进入世俗的樊笼而不被名声所迷惑，能进则进，不能进则止。没有门户，没有毒害，心居一处，随顺自然，那就差不多了。不留痕迹容